

本科培养体系中实施前期导师制的维度、策略与效果研究

刘元春 丁晓萍

摘 要:前期导师制作为一种新兴教育形态,在其推行过程中面临诸多瓶颈,如监管和评价体系缺失、师生专业不匹配、实施细则不完善等问题,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破解上述实施难题。在运用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导师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将前期导师制定位为教学制度架构中的专业课程,通过对比分析前期导师与四类教师(专业或论文导师、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的角色定位,从时间轴、授课理念、育人原则、教学方式四个关键层面对前期导师制进行阐释。以 S 高校中国语言文学系设置的前期导师课为案例,通过对 24 名学生的量化数据(涵盖专业兴趣程度变化、专业前景认知清晰度、专业归属感三个维度)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与方差分析,并结合学生访谈、导师反馈的质性分析,对前期导师制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前期导师制的实施对提升学生专业认同感有显著效果,能帮助学生拓展专业知识、改进学习方法,也能够起到引导人生规划的作用。前期导师制为突破高校导师制发展瓶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需解决平台招生培养模式适配、导师学识提升、考核标准统一等问题。

关键词:前期导师;本科培养体系;班主任;实施策略;专业归属

1. 引言

在我国高校师资资源配置体系中,多数高校通常仅配备任课教师、辅导员(或班主任)以及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鉴于大学生已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传统的师资配置基本上能够满足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常规工作的开展需求。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为了进一步

作者简介:刘元春,男,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字文化学,邮箱:liuyuanchun@sjtu.edu.cn;丁晓萍,女,文学硕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邮箱:xpding@sjtu.edu.cn。

基金项目:上海交通大学 2024 年本科人工智能赋能(AI+)课程建设;上海交通大学 2024 年“HI 导师+AI 教师”课堂变革计划(项目编号 CTLD24H 0004)。

提升本科教育教学质量,许多高校在传统师资配置基础上引入了本科生导师制。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行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更全面指导的教学制度。闫瑞祥在《我国本科生导师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1]一文中明确指出,导师制应当定位为教学制度。这一定位强调导师制也是助力教育教学工作的着力点,不仅是对传统教学体系的补充,而且是一种深入学生学习和成长过程的指导机制。在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过程中,部分高校针对大一学生设置了导师制,称之为“新生导师制”。其中,一些高校的“新生导师制”以课堂授课形式实施,为了与其他形式的“新生导师制”相区别,本文将这种以课堂授课形式实施的“新生导师制”定义为“前期导师制”。它是专门面向大一新生采取的一项教育举措,专业导师通过定期的课堂授课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同时引导其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帮助他们提升专业兴趣,并协助新生提前规划职业方向及人生方向等。这种课堂授课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专业课教学,而是更侧重于对学生学习方法、专业认知和情感亲近的引导,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大一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节奏和专业要求。

根据部分高校的实践经验,前期导师制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一,监管和评价体系的缺失使得前期导师制的成效难以被衡量,导师的指导工作缺乏有效监督,无法保障质量。其二,师生专业不匹配现象较为普遍,导师难以凭借自身专业知识为学生提供精准且深入的指导。其三,实施细则不够完善,组织和指导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严重阻碍了前期导师制的有序推进,导致其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甚至出现中断的情况。自1994年《教育与现代化》杂志第1期刊载俞寿明等撰写的《学生管理方法探讨——本科生中试行班主任、导师制的体会》一文以来,关于导师制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聚焦新生导师制尤其是前期导师制的研究极少,且少量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新生导师制的必要性与对现状的综述上,部分研究虽然揭示了导师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内容和结论大同小异。

2020年1月14日,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对通过强基计划录取学生可单独编班,配备一流的师资,提供一流的学习条件,创造一流的学术环境与氛围,实行导师制、小班化等培养模式。”^[2]同时,伴随“双一流”建设、“四新”建设、“课程思政”建设的开展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推进,提升前期导师制工作成效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鉴于此,本文将前期导师制定位为教学制度架构中的专业课程,通过对四类教师(专业或论文导师、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的角色定位进行对比分析,从时间轴、授课理念、育人原则、教学方式四个关键层面进行探讨,旨在为高校破解前期导师制实施难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进而凸显其在整体教学制度架构中设置的必要性与独特价值。

2. 前期导师制的内涵、理念与原则

2.1 前期导师制的内涵

“导师制”源于14世纪的牛津大学^[3],17世纪被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应用于研究生教

育中。19 世纪末,牛津、剑桥等高校引入了哈佛大学在 1869 年、1872 年分别实行的本科生选课制和学分制,同时在本科生教育体系中引入导师制,之后哈佛、耶鲁大学等纷纷效仿。中国在 20 世纪初由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学者杨贤江提出了“全人生指导方式”;1937 年,英国学者林迈克(Michael Lindsay)执教燕京大学时试行导师制,次年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当时民国高校实行的训育制度曾一度遇到瓶颈,教育部门便试图通过引入导师制度加以解决,于 1938 年颁行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明确提出在中学及大学中实施“导师制”。1949 年以后,中国高校以苏联学年制取代之前的学分制,导师制也不再实行。恢复高考后,198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伴随学分制的实行,部分高校开始试行本科生导师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于 1987 年在本科生中实行了班主任和导师制。但真正引起其他高校效仿的是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部分系科先后在 2000 年、2002 年推行了导师制。2005 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有条件的高校要积极推行本科生导师制”的倡议。2012 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又称“高教 30 条”),提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导师制、小班教学”^[4]。以上是导师制的缘起及中国高校设置导师制的大致发展脉络。

尽管不同时期、国家的高校所推行的导师制在教育目标上大致相似,但其具体名称和运行模式往往呈现出多样性。一般情况下,对“导师”一词的解读可以分成三类:指导研究生的教师(supervisor)、指导各级各类学生思想和学习的教师(instructor/tutor),以及在政治、思想、学术或某种知识上的指导者与引路人(mentor)。严格意义上讲,只有第一类可以冠以真正的“导师”之名,因为第二类和第三类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指导教师在学生的培养体系范畴内并不负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导师制的分类也多有不同,不同高校根据工作内容、指导对象层次或学生年级进行了类别划分。例如,可以分为全程导师制和年级导师制等。本文引言部分提出的“前期导师制”与上述第一类导师亦有所不同,它专门面向本科一年级学生,是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以专业课程为主要模式,但有别于传统的专业课教学,将灵活的课程内容与形式转化为教学手段,目的在于助力学生构建专业学习能力,化解学业关键转换期的心理和情绪障碍,促进师生间形成双向的归属感与向心力。下文基于 S 高校中国语言文学系设置的前期导师课,对前期导师制专业课程的设置做一实证举要(见表 1)。

表 1 S 高校中国语言文学系设置的前期导师课基本信息

教学主题	合理规划和拟订每堂课的主题,主要包括:大学精神、人文追求、文学之美、语言之美、传承传统、比较视角、全球视野、创新意识
教学内容	阅读书目包括: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金耀基《雾里的剑桥》、梁启超《为学与做人》、朱自清等《西南联大》、吕叔湘《语文漫话》、韩少功《马桥词典》、章太炎《国学讲演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及自选中西作家比较分析、世界文学经典篇目选读

(续表)

授课方式	选用两周阅读一本经典文献的方式,也可以一学期精读某一部经典名著,根据不同的主题并结合当下学生面临的问题,课上自由发言,集体探讨。预留时间一对一谈心,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
课时安排	两周开课一次,每次2学时(90分钟)。平行班上课时间固定为每周三下午,导师在征得全体同学同意后可根据学生要求和热情度酌情增加课外交流时间
场所安排	教务处统一安排固定教室,但教师根据授课主题、天气安排等合理选择室内室外的多样化场所
师资选聘	师生比为1:6,导师选配具有一定教龄且教学科研均较为突出的中青年教师,专业方向辐射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文艺学、语言文字学等
学生考核	成绩由平时表现和期末考核成绩两部分组成。期末需结合探研主题和授课内容撰写读书报告,由班主任或教务人员统一标准后,负责全班报告的整理和归档工作

表1中关于“课时安排”的结论亦有来自其他高校调研数据的支持。赵萌在《本科生全程导师制的价值意蕴及实践探索》^[5]一文中给出的调研数据显示,与导师互动交流频率在每周一次及以上的同学,对导师的满意率高达98.4%(其中非常满意占比92.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在“量”上达到一定积累时,有助于学生“质”的提升。

上述对前期导师制内涵的描述仍稍显抽象,进一步细化而言,前期导师制被定位为专业课程属性,针对高校教学制度架构中四类教师(专业或论文导师、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的配置情况,引入前期导师这一机制,以弥补四类教师在教育教学任务分工过程中所存在的短板,从而提升教育效能。基于上述四类教师的角色定位,前期导师制在本科培养体系建设中自然衍生出四个关键维度。下文将聚焦教学工作,系统探讨四类教师角色与前期导师之间的互补效能。

2.2 时间轴:从法理成人到精神成人,再到专业成才

目前国内本科生导师制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全程导师制、年级导师制、精英/新型导师制(如复旦大学复旦学院、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等)。本文所探讨的前期导师制因其设置在大一学年,故可将其归于年级导师制的范畴。之所以强调在大学一年级设置导师制,其核心考量在于,法学意义上已经成人的本科生在经历从高中到大学的“为学转换期”中暴露出种种问题。首先,何为“成人”?生理学上的成人因人而异,但法学层面的成人则有明确法律依据。大多数学生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时正好处于18岁成年阶段,属于法理成人。然而,在评判一个人是否具有健全人格时,其生理、法理,乃至智力和学识,都不足以成为绝对标准,个体在精神层面达到成人状态才是评判健全人格的关键指征。能够妥善处理学习目的和学生身份的转变是大一学生精神大人的一个重要体现。其次,何为“为学”?《论语·宪问》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2000年前的观点仍然可以反衬出当下中国的教育问题。由于“高考指挥棒”的存在,高中阶段的学生对自身的学习目的缺乏认真思考与自主选择;进入大学后,大一学生需要审视“为学”目的,往往要经历一个转换期,这就是

本文前面提及的“为学转换期”。在为学转换期内,学生会沿着不同路径向各个方向发展,一旦疏导不及时,学生在之后的大学生活中就可能出现各种问题。从复旦大学日月光华 BBS 2018 年 5 月的一篇文章《那个本科读了八年的复旦学生,你并不孤独》及“跟帖”中的几个案例可以看出,当下高校越来越多的已“法理成人”的大学生存在精神层面不成熟的问题。前期导师制设立的宗旨便是为大一学生及时提供来自本专业教师在学习和心理方面的疏导,引领其顺利度过为学转换期,从而实现从法理成人向精神成人的转变。

部分高校在实施“新生导师制”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导师与学生的专业不匹配,以至于师生之间沟通不畅,进而导致导师工作意识淡薄、学生主动性不高。根本原因在于“新生导师制”仅被定位为育人方式,而未在教学层面进行制度建设。前期导师制的设置则有利于破解这一症结。

一方面,就制度建设角度而言,前期导师制本质上是一门专业课程,导师每周在固定时间给“结对”学生面对面授课,通过本专业专题书目、文献或案例等内容的讲授分享,引导学生初步掌握本专业的发展历程、分支与未来趋势,奠定该学科的初阶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专业志趣。大一学生刚好处于“为学转换期”,需要专业教师的引领和点化。尽管思政教师也可以提供许多建议和帮助,但前期导师制的独特之处在于“结对指导”模式,导师可以立足学科专业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单独的指导和帮助,这种精细化、个性化的指导和帮助更能贴合学生的真实需求,帮助其解决学业适应性问题。前期导师在身份上融教师、朋友、家长于一体,授课也更容易让学生深刻领悟,从而达到最佳育人效果。倘若在“为学转换期”之后再设置论文指导教师等其他方面的专业导师,对本科生精神成人的影响是有限的。可以说,前期导师在学生从法理成人走向精神成人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另一方面,前期导师制设置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年是公共基础课程学习与专业基础知识的起步阶段,学生对学科专业的兴趣和领悟往往在这一阶段形成。前期导师通过授课引领学生对专业入门并产生兴趣,这将为本科生与专业指导教师(包括论文指导教师),乃至毕业升学后与研究生导师之间的有效沟通积蓄资源。这一资源以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能力训练为核心。前期导师无须直接为学生引荐后续的论文导师,而是着重为学生提供本学科专业背景下最直接、最有效的学习铺垫。这种学习铺垫对于大学生在专业领域内形成独特技能至关重要。虽然大学教育的精髓并不只是为了塑造一批专才,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

综上,从时间轴的角度来看,学生在大一学年正处于从高中阶段学习模式向大学阶段学习模式转变的关键节点,而前期导师制在这一关键过渡和转换期中发挥了桥梁作用,帮助大一学生实现从法理成人到精神成人,再到专业成才。这三个“成人”阶段恰好是前期导师制度设置的最佳时期,也是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的题中应有之义^[6]。

2.3 授课理念:从政治正确到情感亲近

高校除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思政课程外,还通过建立思政人员队伍(以辅

导师管理体制为基础)来加强对学生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及管理。教育部2014年3月27日印发的教思政〔2014〕2号文件《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即为此类工作提供依据。但就实际效果而言,多数高校思政课程的评教不够理想,辅导员的育人效果和学生管理工作成效也因较低的师生配比而受到限制。从已有调研成果来看,许多高校本科生导师制与辅导员管理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职业角色冲突,致使师生双方都困惑于各自的角色定位。针对这一现实矛盾,高校可以通过前期导师制来加以协调。

首先,前期导师具有独特的角色定位。前期导师通过课堂授课提供学科内专业知识的解读、传授与引导,注重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注重学生自学能力、思辨能力、知识转化能力和创新力的培养;对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需求,则通过本学科专业知识的教学加以实现。在开展思政教育方面,前期导师与思政人员分工不同,但两者之间能够产生育人效能的互补。以辅导员为例,他们的工作重点是保障学生日常学习生活有序进行,并通过思政专业知识和能力开展非课堂教学形式的辅导,与前期导师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专业知识课堂教学并不相同^[7]。

其次,前期导师可以弥补思政教育的不足。从身份上来说,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由于在育人方面着重强调政治意识,思政教师在与学生交流互动时,常常会因为“政治正确”的要求产生一定程度的严肃感,师生之间的亲切程度是受限的。前期导师则不然,他们的选拔不以政治面貌为考量因素,而是以专业学识为第一要义。且前期导师的人选往往是具有一定教龄的青年教师,更易理解学生的思维方式,与学生之间更易建立起亲近的师生关系。此外,高校青年教师往往都具有博士学位,而辅导员在文化程度上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即可,或者许多高校由具有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担任辅导员,就此而言,前期导师与思政人员亦形成了有效互补。

最后,前期导师制以课程思政的形式发挥着作用。思政育人的方式和形式日趋多样。自2017年起,以上海为模板,高校思政课程正在走向“课程思政”^[8],将思政融于各专业课程,最大限度发挥课堂教学的育人主渠道作用。前期导师制作为专业课程,无疑也承担着课程思政的重要任务。前期导师依托自身专业素养,可以将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规律及学生成长规律进行有机融合,有效将“政治正确”融入情感亲近元素中,既能提升专业知识所蕴含的精神追求,又能避免思政知识给人的疏离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让专业知识不再机械和冰冷,让政治说教也变得有血有肉有情。无论文理医工,还是军农艺体,各专业的前期导师均可以在专业教学中注重对学生精神思维、家国理想、道德追求和人文情怀的塑造与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不是前期导师的工作职责,但是协同解决思政问题、提供方案和路径也是他们的教育义务,在专业授课中追求政治正确与情感亲近的自然融合,为重塑高等教育崇高品格和道德标杆贡献力量。

2.4 育人原则:从管理规程到服务契约

为解决辅导员和学生人数配比严重失衡问题,许多高校还增设了班主任岗位。两种教

师角色定位也有明晰的规定,班主任负责特定班级的日常事务管理,辅导员重在对整个年级或多个班级学生的思政、心理健康教育及就业进行指导。在班主任人选上,多数为硕博士学生或外聘人员。班主任的工作属性或方式属于程序性的管理规程,但大学生作为独立个体且自主性较强,他们的成长更需要具有服务契约精神的引领人。前期导师制的工作重心即在于服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用契约精神代替行政管理。

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倡导以学生为中心,师生之间应构建平等信实的关系,而不仅仅定位于管理与被管理。《本科生导师制:形式主义与思想共识》^[9]一文指出了本科生导师制在中国遭遇形式主义困境的几个表现。近年来,中国高校不断修订培养方案、不断引入新的教学改革方案,就是在平等自由的精神基础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和教育氛围。良好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需要以一定的服务契约作为基础与保障。班主任工作并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且班内学生干部在集体学习和活动中往往可以发挥极大能动性,部分情况下可以替代班主任的日常工作。因此很难保证班主任和每一位学生之间有频繁且深入的交流,师生的联系纽带也将处于不稳固状态。尉建文等^[10]通过三年的跟踪调查和数据对比分析发现,实施导师制的关键是营造良好的师生互动氛围,提高学生主动与教师互动的频率。前期导师制在形式上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在教学内容和教学管理上则又相对自如,这样的设置完全可以弥补班主任工作的局限性。进一步细化而言,前期导师的工作任务之一是主动帮助“结对”学生找到问题的解决途径。《本科新生导师制对大学生的影响路径及实施效果研究》^[11]一文指出,80%受访者从未主动联系过导师。可见,来自导师的主动关心以及常态化课程设置对于师生关系的构建极为必要。前期导师定期开展课堂教学这一形式能够化解班主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难题。尽管前期导师与班主任都以为学生服务为工作宗旨,但前期导师的工作按照一种契约的形式来有序推进,相比班主任管理程式的工作属性,更能保障学生的培养质量。

S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本科毕业生座谈会,2016年至2025年座谈会纪要显示,前期导师群体一直位列学生心目中“最想感谢的人”,学生的主观反馈有“放弃了转专业的盲目跟风想法”“坚定了未来从事专业研究的初衷”“在最迷茫的时候找到了人生的意义”等。这些评价正是前期导师制成效的最佳实践证明。总之,前期导师制有利于师生间建立良性的互动沟通机制,促进师生关系变得更加亲切、平等、自由,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学生对专业的认同度,从而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2.5 教学模式:从课程为重到专业为重

在本科教学体系中,传统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长期坚守“以课程为重”的理念。课堂之上,教师致力于对课程所涉专业知识进行系统且深入的讲解,力求学生透彻掌握课程大纲规定的学习内容。对学生学习的考核评价也多围绕课程知识的记忆与运用展开,将学生对该门课程的知识掌握程度作为衡量教学成果的关键指标。以“课程为重”的教学模式在知识传授方面具有高效性,然而其弊端也较为明显。通常一门课程由一位任课教师负

责课堂讲授,学生基本上是跟着老师的讲解学习,甚至不少学生将其讲授内容视为唯一正确的知识来源,这致使学生的学习往往局限于单一课程知识范畴,缺乏对专业的整体认知与情感联结。

相比之下,前期导师制虽同属专业课程范畴,但其教学目标有所不同,课程核心在于提升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感。靖国安在《本科生导师制:高校教书育人的制度创新》一文中指出,“所谓本科生导师制,通常由一位导师负责指导 10~20 名学生,导师对学生的指导侧重于学生的学习方法、课程安排、科研训练、大学生活乃至职业生涯规划等,这种指导通常采取个别交流或小组活动的形式进行。”^[12]前期导师队伍由本专业领域一线人员构成,他们对专业知识的掌握达到了前沿水准,这些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的前期导师通过课程讲授能够对传统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起到增益与补充作用。前期导师并非着眼于对某一门课程知识的深耕细作,而是立足专业全景开展教学。在讲解专业基础课程时,前期导师不会仅局限于书本理论,而是紧密结合当下行业内的创新实践。例如,计算机专业导师介绍人工智能在医疗影像诊断中的应用突破。通过分享专业发展前沿动态、讲述专业领域内的实际应用案例、剖析专业未来职业走向等多元化教学方式,帮助学生跳出单一课程的视野,从更广阔维度去理解专业的价值与魅力,进而激发学生对专业的兴趣与热爱,逐步产生对专业的认同感。当然,每一位前期导师都只是擅长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学生无法从某位前期导师的课堂上获取解决所有专业课程问题的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每个班级配备的前期导师数量可观,可达数位甚至达到两位数,这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宽泛的选择空间。

具体而言,在实行前期导师制的学科中,专业课程的教学方式将从传统的单一教师授课模式,转变为增加一位或多位教师“补讲”,或授课与答疑相互配合补充的教学模式。这种多元教学模式能有效弥补单一教师教学的局限性,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知识视角与学习体验。此外,前期导师制还包括双向选择及退出机制。《科教协作:“双一流”建设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一文在具体实践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导师制实行动态调整,每学年末可以申请变更师生组合的选择”^[13]。双向选择及退出机制充分尊重了师生双方的意愿,既能让学生依据自身需求与发展方向选择更契合的导师,也有助于导师挑选与其匹配度高的学生,从而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教学效果。同时,前期导师十分注重与学生的互动交流,通过小组讨论、一对一谈心等形式了解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的困惑与想法,进而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给予个性化引导,助力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发展路径。这种个性化关怀与指导的举措,有效增强了学生对专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综上所述,前期导师制实现了本科专业课程教学理念从传统的“以课程为重”向“以专业为重”的关键性转变。它突破了单一课程知识讲授的固有局限,以提升学生专业认同感为导向,通过创新并丰富教学模式、引入灵活的运行机制,为本科教学注入新活力,在培养学生全面且扎实的专业素养、增强专业情怀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实施效果与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前期导师制的实施效果,本研究以大一学年结束时学生在专业兴趣程度上的变化、专业前景认知清晰度和专业归属感等关键指标上的表现为观测点,并结合访谈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对前期导师制模式的有效性进行考察与验证。

3.1 关键指标的数据分析及结果

- 1) 实验课程:S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前期导师”课
- 2) 实验周期:2023年9月至2024年6月(大一学年)
- 3) 样本量:学生24人
- 4) 研究指标:专业兴趣程度变化、专业前景认知清晰度和专业归属感三个维度
- 5) 研究工具:自编调查问卷,题目涵盖三大方面
- ① 专业兴趣程度(如“你对本专业的兴趣在过去一学年中有怎样的变化?”,选项从“显著提高”到“显著降低”分5个等级);
- ② 专业前景认知清晰度和(如“你对本专业未来职业发展路径的了解程度如何?”,选项从“非常了解”到“完全不了解”分5个等级);
- ③ 专业归属感(如“你觉得自己与本专业的契合度如何?”,选项从“非常契合”到“完全不契合”分5个等级)。
- 6) 数据分析:通过SPSS26.0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与方差分析(ANOVA),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前期导师课程实验数据统计

变量	大一结束时均值(SD)	入学时均值(SD)	t 值	df	Sig. (双侧)
专业兴趣程度	4.20(0.85)	3.10(0.92)	5.32	43	<0.001
专业前景认知清晰度	3.80(0.78)	2.90(0.85)	4.87	43	<0.001
专业归属感	4.00(0.82)	3.00(0.88)	5.11	43	<0.001

以上结果表明,相比大一入学时,大一结束时学生在专业兴趣程度变化、专业前景认知清晰度和专业归属感这三个指标上均有显著提升($p<0.001$),说明前期导师制对提升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3.2 访谈内容的质性分析及结果

本研究从2020—2024年入学的5个年级(均实施前期导师制)学生中各选取5名学生作为访谈对象,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形式,通过预设核心问题框架,同时允许访谈对象自由发

挥,以获取全面且有深度的访谈资料。访谈问题包括“前期导师制对你的专业学习有哪些具体帮助?”“在与导师的交流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前期导师制对你未来的专业发展规划有怎样的影响?”等。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并将录音内容逐字转录为文本,之后运用主题分析法对转录文本进行标记、归纳分类和提炼分析。首先,仔细阅读每一段文本,标记出前期导师制的影响及作用等相关语句和信息。例如,当学生提到“以前觉得中文专业就是死记硬背,上了导师的课才发现里面有很多有趣的研究方向,现在我对专业的兴趣大大提高了”,这一表述就被标记为与专业认同感相关的内容。其次,对标记的内容进行归纳分类。在众多学生的访谈文本中,发现“中文专业认同感增强”“专业知识拓展”“学习方法改进”“人生规划引导”这四个主题出现的频次最高。

在“中文专业认同感增强”方面,许多学生表示前期导师通过分享专业前沿动态、讲解专业经典案例,让他们对中文专业的价值和魅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学生C提到:“导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在当代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意义,让我觉得中文专业不再空洞,而是充满了生命力,我越来越喜欢这个专业了。”

学生提及的“专业知识拓展”主要体现在导师引导学生阅读专业内的专题书目和文献,从而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比如,学生F反馈:“导师推荐的那些书和文献,很多都是课堂上学不到的,读完之后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对专业知识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学习方法改进”也是学生提及的重要主题。学生们表示导师传授的学习方法让他们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包括如何做读书笔记、怎样进行文献综述等。比如,学生A说:“以前读书就是囫囵吞枣,现在按照导师提供的方法做笔记、分析内容,感觉学习更有条理了,知识也记得更牢。”

在“人生规划引导”方面,学生们认为导师会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兴趣为他们提供未来发展的建议。不少学生提到,导师在职业规划方面给予了关键指导,帮助他们清晰界定了未来是选择考研深造还是直接就业,并明确了在不同发展方向上需要做哪些准备。例如,学生D分享道:“我的很多朋友大一开始就报了考研辅导班,但我对未来很迷茫,不知道该考研还是找工作。和导师交流后,他根据我的情况给了很具体的建议。之后我便有了更清晰的目标,也知道该怎么努力了。”

为进一步论证和支撑基于对学生访谈得出的结论,本研究同时选取了上述同一年级的4位前期导师进行访谈,深入了解他们在实施前期导师制过程中的经验、遇到的问题及对学生发展的观察。问题涉及对学生专业兴趣培养效果的评价、学生学习态度的变化、学生在专业学习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情况等。对访谈进行录音并转录文本后,进行主题分析。

针对访谈问题一“你认为你所指导的学生在专业兴趣方面有怎样的变化?”王老师谈道:“大一上学期,学生往往觉得现当代文学‘离生活近却抓不住研究重点’,一学期后会主动分享《平凡的世界》《觉醒年代》的阅读感悟,甚至找现当代文学期刊片段讨论,兴趣明显落地。”雷老师指出:“新生一开始怕读古文,连《论语》选读都觉得晦涩;后来会主动带着自己找的洪兴祖《楚辞补注》来讨论,对古籍不再那么畏难。”

针对访谈问题二“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你发现学生最大的进步体现在哪些方面?”安老师表示:“从只是关注表象的情节好不好看,到能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语境、文学思潮分析文本,比如读莫言、余华作品时会主动关联先锋文学特点等,文本分析能力越来越扎实。”刘老师明确说:“学生现在不再只是死记硬背了,他们对汉语言文学的文化意涵的理解,的确更深入了。”

分析结果表明,教师访谈给出的反馈信息与学生访谈得出的结论相互印证。通过对访谈文本的详细分析,结合高频主题的提炼及多维度、多层次数据采集与综合分析,我们较为全面、准确地呈现了前期导师制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为深入了解前期导师制的效果提供了丰富的质性依据。

4 实施建议及待解决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高校在实施前期导师制时应重点考量以下五个方面:

1) 课程命名策略

作为一项教学制度,前期导师制下的课程可统一命名为“前期导师课”。各单位及院系在遵循统一框架的基础上,可结合自身特色灵活拟定具体课名。例如,S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因经典文学作品与文献阅读所占比重较大,故而将其前期导师课程命名为“读书报告”课,贴合专业特性。

2) 教学内容规划

前期导师应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结合每届学生的整体特质,紧密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科学确定若干核心主题。教学内容的规划可参考以下形式:一是,积极引导围绕专业领域内的专题书目及文献展开阅读活动并分享心得;二是,组织经典案例分析、专业实地调研等活动;三是,带领学生深入探究本专业的历史沿革、当前态势、发展走向、学科地位及意义。同时,前期导师要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实施个性化教学,助力每位学生找到个性化成才路径,将学生培养成为专业志趣浓厚、具备完备学科初阶理论知识的先行者。

3) 师生比例与导师选拔

前期导师制的师生比例建议尽量保持在1:5以内,单个班级学生人数上限为7人,以保障指导的精准性与深度。就导师人选而言,应优先选拔具有一定教龄,且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均表现突出的中青年教师,他们需对所在单位的办学文化怀有深厚的情感认同。师生关系的建立宜采用双向选择机制,以保证师生的匹配度。

4) 课时与场所设置

授课时间建议每两周安排一次,每次2学时(共计90分钟)。实践表明,相较于虚拟排课,固定课时安排能够为师生双方构建起清晰、明确的时间框架,更有利于他们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形成稳定且可预期的节奏和规划。授课场所可选择固定教室或相关专用活动场地,但同时应赋予教师与学生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以适应多样化的教学需求。

5) 监督考核与评价体系构建

前期导师制的评价体系应注重目标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相结合,兼顾动态与静态评估,采用相对评价与绝对评价并行的方式。要求师生提交学期活动日志,详细记录时间、场所等基础信息以及每次授课主题。对前期导师的考核与对常规课程授课教师的考核方式是一致的,会综合教师自评、学生评价(涵盖客观评教数据与主观评价)、导师组(学科组)评议等多方意见。此外,课程评价需参考年级转专业数据,并兼顾考虑专业在本校的整体实力排名。一般来说,若提出转专业意向的学生比例不超过5%,则可初步判定前期导师制实施效果良好。

固然,在前期导师制的推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部分高校采取了平台招生和培养的模式,大一(部分涵盖大二)学年采取一体化培养模式,给前期导师制的实施带来挑战。在此模式下,学生专业尚未细分,因未划分专业前的学生群体具有较为宽泛且多元的学习需求,难以针对该群体进行特殊化、精准化教学,导致前期导师制在这一阶段的适配性不足,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引导作用。其次,在导师遴选方面存在优化空间。前期导师不仅需在自身研究方向上有深厚造诣,更应具备广博学识,以满足学生对多方面知识的学习需求。然而,目前多数前期导师虽为某一专业领域的专才,但在对整个学科发展的宏观把握以及知识广度上,仍有继续提升的必要,否则将会限制对学生全面指导的质量。

最后,不同导师期末对学生的考核缺乏统一标准。为确保考核结果公平公正,真实反映学生学习成效,各导师在对學生进行期末考核时须严格遵守统一的评判标准,避免因考核尺度差异影响评估的准确性,进而影响对前期导师制育人效果的科学判定。

5. 余论

推行前期导师制能“使学生和老师融为一体,让学生对知识和学术进行充满想象力地探索,从而在追求知识和生命的热情之间架起桥梁”^[14]。中国高校本科生导师制大多作为学分制改革的配套育人手段存在。然而,前期导师制在运作模式和理念上,更趋近于英国模式的本科生导师教学制。W. G. 摩尔在《导师制及其未来》^[15]中指出:概而言之,导师制教学就是在学生和他所跟从的导师间进行的例行周会。但这并不能取代其他教学形式,如讲授课或研讨课。显然,它也不能取代个人的自主学习。事实上,导师制教学肯定所有这些教学方式的存在,并将它们的成效应用于每周导师制教学所要求的论文准备之中,该论文由学生在与导师见面的周会上口头陈述,导师听完后立即进行讨论。整个导师制教学的过程,包括阅读论文、讨论问题、安排下周任务等,持续时间略多于一小时。前期导师制的设置无疑为解决中国高校导师制面临的诸多瓶颈问题提供了突破口。在推进实施这一制度时,必须清晰界定其作为专业课程存在的定位,并明确导师和其他四类教师角色(专业或论文导师、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的不同职责和工作任务,在课程教学中做到将专业教学与指导、教书与思政育人相结合。为使前期导师制在高校本科培养体系中真正落地生根,还需着力改善

培育自由教育共识、通识课程共识、启发教学共识的土壤,为前期导师制的顺利实施提供理念与基础支撑。

2018年6月21日,教育部在成都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16],强调“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同时,全国150所本科院校共同发表了《一流本科教育宣言》,标志着我国高校办学改革开始回归本科教育^[17]。前期导师制作为一门专业课程,有其特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和教学设计,期待能够在未来的本科教育中发挥其独特且不可替代的教育力量。

参考文献

- [1] 闫瑞祥.我国本科生导师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J].教育发展研究,2013(21):73-76.
- [2] 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EB/OL].(2020-01-14)[2025-01-25].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s3258/202001/t20200115_415589.html.
- [3] 应跃兴,刘爱生.英国本科生导师制的嬗变及启示[J].浙江社会科学,2009(1):87-92.
- [4]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EB/OL].(2012-03-16)[2025-01-25].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203/t20120316_146673.html.
- [5] 赵萌.本科生全程导师制的价值意蕴及实践探索[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32-38.
- [6] 钱再见.荣誉学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困境与路径——以荣誉教育为视角[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5-74.
- [7] 杨微.我国本科生导师制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建议[D].长春:吉林大学,2017:17.
- [8] 虞丽娟.从“思政课程”走向“课程思政”[N].光明日报,2017-07-21(14).
- [9] 何齐宗,蔡连玉.本科生导师制:形式主义与思想共识[J].高等教育研究,2012(1):76-85.
- [10] 尉建文,陆凝峰.默会知识与本科生导师制——基于大学生成长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12(11):78-84.
- [11] 王颖,王笑宇.本科新生导师制对大学生的影响路径及实施效果研究[J].教育研究,2016(1):25-64.
- [12] 靖国安.本科生导师制:高校教书育人的制度创新[J].高等教育研究,2005(5):80-84.
- [13] 宋纯鹏,王刚,赵翔.科教协作:“双一流”建设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J].中国大学教学,2021(6):6-10.
- [14] 怀特海.教育的目的[M].徐汝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110.
- [15] MOORE W G. The Tutorial System and Its Future [M].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68.
- [16]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EB/OL].(2018-06-22)[2025-01-25].http://www.gov.cn/xinwen/2018-06-22/content_5300334.htm.
- [17] 唐汉琦.我国高校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成效、问题与出路[J].重庆高教研究,2019(4):98-109.

Research on the Dimensions,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arly Mentorship System in the Undergraduate Training System

Liu Yuanchun Ding Xiaoping

Abstract: Current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arly mentorship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es numerous bottlenecks.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s, mismatche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erms of majors, and imperfect implementation rules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 system to function effectively. Based on the use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 mentorship system, the early mentorship system should be positioned as a professional course in the teaching system design. Taking the early mentor courses set up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S University as a case, this paper conduct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s and variance analysis on the quantitative data (three dimensions: changes in professional interest, clarity of professional prospect perception, and professional belonging) of 24 students, and combines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student interviews and teacher feedback to deeply explore the early mentorship system.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early mentorship system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enhanc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which can strengthen students' sens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p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mprove learning methods, and guide life planning. Aft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ole positioning of four types of teachers, namely professional or thesis mentors, counselors, class advisors, and teaching teacher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is that the early mentorship system has important value in the undergraduate training system. It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egal adulthood to spiritual adulthood and then to professional success, from political correctness to emotional closeness, from management regulations to service contracts, and from focusing on courses to focusing on majors. It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bottlenecks of the college mentorship system. However,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address issues such as adaptability in the platform enrollment and training model, improvement of mentors' knowledge, and unification of assessment standards.

Key words: early mentors; undergraduate training system; class advisor;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professional belonging